

Broken Dreams of a Life in New York

纽约绮梦

梅菁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本书素材提供者 张南茜女士



长篇小说《纽约绮梦》

——詹诺拉女士(Mrs. Nora Zhan)的故事

有两条路可以从纽约到康奈迪克,每条路都是诺拉经常往返的路,每一条路都是很平常的路。但是当诺拉带着她生活中的那些沉重那些伤痛往返于这些路上时,这些路便在她的心中无限延伸,从纽约到康奈迪克,又从康奈迪克到纽约,她有时在这条路上会看到几十年前的自己,有时又会看到现在的自己,时空的交错,往事的追忆,让她一遍又一遍地出发,一遍又一遍地归来。

故事梗概:

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纽约的以真实人物为素材所创作的故事。

一个女人与她的丈夫、她的两个妹妹,她的丈夫与她的妹妹之间所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真实的故事若不是女主人公的亲身经历,几乎没有人会相信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女主人公与她的丈夫本来有着稳定的感情生活和美好的梦想,他们先后来到纽约,想要在美国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他们来美后读书、工作、生活,一切都很顺利,出于善意,他们想要帮助当时还在台湾的家人。女主人公以各种可能想到的方法邀请她的两个刚刚成年的妹妹来美,经过了一番波折,她的两个妹妹也先后来到了美国,同时她的弟弟也通过留学来到美国,并在一所名校读书,她的父母也很快来美与子女团聚。这个平凡的故事有了美好的结局,可是一切的不幸又都源于全家在美国团聚之后。女主人公的大妹妹本来在学校学习语言,也在女主人公的家中居住长达数年,同时在女主人公丈夫的公司里兼职;女主人公的丈夫与她的大妹日久生情,只是隐瞒着女主人公,她的大妹妹正常与他人结婚生子,一直到三十多年后此事才被揭穿;为此女主人公与她曾笃信的丈夫之间有了出言不逊及动了手。因涉及家庭暴力,他们上过心理调适的学习班,想通过这一切来挽回曾有过的生活,但一切并没有好转,后来在一起严重的动手事件之后,出于对妇女的保护,根据美国法律规定,由法庭判决女主人公的丈夫不得回家与女主人公同住,并

在走近女主人公 50 码之内要报告警察，女主人公的丈夫就这样离开了家，他们并没有离婚，一年多后他病逝在外。

而女主人公的小妹妹一直在不幸的婚姻生活中挣扎着，时常得到女主人公这位大姐的慷慨相助，也成了女主人公在最困难时的知心人。但是，让人意外的是在女主人公最伤心时，她的小妹妹出于贪婪的本性，完全不顾她大姐的处境和感受，用诡计将女主人公唯一的房产做了抵押，在女主人公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得到了一大笔钱而逃离美国。在银行调查期间，女主人公从悠闲的家庭主妇一下子变成了连一个住处也没有的流浪人。在最艰难的时候，是她的弟弟向她伸出了援手，帮助了她渡过了这个难关。几年后，女主人公的小妹妹以为事情风头已过，就无事一样地回到了美国，没有想到一进海关就被扣下了，后来的判决是她的小妹妹赔款并坐牢。

这一桩离奇的婚外情彻底毁灭了女主人公一生的感情生活，而另一桩由手足亲自导演并实施的经济案件又险些将女主人公置于绝境。欲望的膨胀，情感的背叛，金钱的掠夺，亲情的疏远，让女主人公痛不欲生，她惊愕这世界的险恶，感叹这亲情的悲凉。事过境迁，事是皆非，她觉醒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在她的弟弟及其他亲人的鼓励下，她鼓起勇气，讲述自己这一生的离奇的故事和死而复生的经历，曾经美好的平凡的日子，以及无法预测的一家平安团聚后情感的崩裂，男人的伎俩，女人的风情，金钱的诱惑，亲人的欺骗，以及女主人公不可动摇的信念。

本书大量的原始素材来源于张南茜女士 (Mrs. Nancy Chang) 的口述、笔记、日记和书信。

本书中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本书中所刊图片，均得到 Mrs. Nancy Chang 的授权。

本书女主人公 Mrs. Nancy Chang 持有公布和保留一切确实消息来源之权力。

Nancy Chang
July 5 2009

○目 录○

- 1 长篇小说《纽约绮梦》——
詹诺拉女士(Mrs. Nora Zhan)的故事
- 1 Chapter 1
第一章 2002 年 2 月—6 月 纽约法拉盛 豪瑞斯哈丁
February to June, 2002 Horace Harding, Flushing, New York
- 11 Chapter 2
第二章 1934 年—1944 年 童年的脚步
1934—1944 Childhood
- 21 Chapter 3
第三章 1945 年—1948 年 回家和离家
1945—1948 Returning and Leaving Home
- 29 Chapter 4
第四章 1948 年—1959 年 离家远行
1948—1959 Going to a Foreign Land
- 37 Chapter 5
第五章 时空之恋
Love across Time and Space
- 47 Chapter 6
第六章 1961 年 6 月—1964 年 六月的新娘和新生活
June 1961—1964 June Bride and New Life

57	Chapter 7 第七章 来美后的家族成员们 <i>Family Members after Coming to America</i>
67	Chapter 8 第八章 家人团聚,家事难料 <i>Family Reunited but with Unexpected Aftermath</i>
77	Chapter 9 第九章 生意鼎盛时期 <i>Business in Its Peak</i>
89	Chapter 10 第十章 诺拉与中国内地的家人 <i>Nora and Family Members in China</i>
97	Chapter 11 第十一章 小妹妹玛沙 <i>Youngest Sister Martha</i>
105	Chapter 12 第十二章 安东尼寻找他的家人 <i>Anthony Looking for His Family</i>
117	Chapter 13 第十三章 办公室的重要钥匙 <i>The Important Keys of the Office</i>
125	Chapter 14 第十四章 迈阿密和香港旅行之后 <i>After Trips to Miami and Hong Kong</i>

133	Chapter 15 第十五章 让人心惊的电话 <i>The Shocking Telephone Calls</i>
145	Chapter 16 第十六章 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 <i>Life is not Never-ending Feast</i>
159	Chapter 17 第十七章 相连着他们的电话 <i>The Telephone that Connects Them</i>
175	Chapter 18 第十八章 1995 年和 1996 年的电话 <i>The Calls in Years 1995 and 1996</i>
197	Chapter 19 第十九章 岁月如常世事无常 <i>Life is Unpredictable</i>
203	Chapter 20 第二十章 致命的伤害 <i>Fatal Blow</i>
215	Chapter 21 第二十一章 死讯传来的那些日子 <i>Days after Hearing the Death</i>
227	Chapter 22 第二十二章 2003 年夏天的 Flushing <i>Flushing, Summer 2003</i>

- 237 Chapter 23
第二十三章 诺拉的皮大衣和那些往事
Nora's Fur Coats and the Old Memories
- 245 Chapter 24
第二十四章 逝去的时光消失在疗养院里
Time Vanishing in Nursing Home
- 251 Chapter 25
第二十五章 2005 年后的诺拉
Nora after Year 2005
- 259 本书故事大纲(英文版)
Outline of the Story
- 293 我为什么写了这本书

Chapter 1

第一章

2002 年 2 月—6 月

纽约法拉盛 豪瑞斯哈丁

February to June, 2002 Horace Harding, Flushing, New York



.....

二月 February

二月的纽约依然是寒气逼人的天气，经过冰雪包裹的树木如今已退去了银装，只剩下秃秃的枝干，在有着阳光，却不够温暖的天气里摇曳着。纽约只要晴朗，天空就会蓝得一尘不染，让你仰望时顿然升起一种浩远的心情。

那时，我住在豪瑞斯哈丁(Horace Harding)最临近高速公路的那条街上，无论你去长岛或去曼哈顿，那条路是进入 495 号高速公路必经之路，如果打开大门，那一派车水马龙的喧哗会立即扑面而来，可我们的窗门全是朝向后院的，只要关着门，外面世界的喧嚣就会被阻隔了。而后院呢？那里有房东太太所种的花草，加上一些蔬菜，尽管她很精心很尽力地去料理，但因为年纪大了，显得有些力不从心，那些花草在一个冬天里全都枯萎了，也趴下了，没有一点繁茂的样子，倒是有一些种在花盆里的葱，郁郁地一片，显出生机勃勃的样子。

那个二月的周末，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就是这样悠闲地坐在窗前，脑子里漫无边际地想着事情，电话响了，我接了。我那时根本不知道接了这个电话以及答允了这件事，会在我未来生活的五年多中有着怎样的影响，一个比我母亲还年长的美籍华裔女人，在后来的岁月里会怎样向我娓娓讲述她的一生，以及我和她共同去探访她过去的足迹，共同去奔波在她曾经奔波得太久的路上，因此也就无法料知我们所经历的那一份痛苦的折磨，那一份心灵的洗礼。

那个电话是中文独立作家笔会老孟先生从波士顿打来的。老孟问我忙不忙，我的回答是，还好啦，什么都安定下来了。不过对于 2000 年才移民到美国的我来说，当什么都比较安定时，却突然对未来的发展没有了方向。比如说中文写作，还写吗？写什么？我是不是应该像来美国的多数新移民一样，去快速学一个实用的专业，从而改头换面从另一个陌生的或许也不喜欢的专业重新起步？

老孟说：“梅，我给你找了个差事，是一个有意义的但又有些艰巨的工作。”

“是什么？”我顿时来了精神。

“是帮一个人写自传。”

“自传？什么人？”

“一个老太太。”老孟又补充一句：“一个历经感情沧桑的老妇人……”

不等他说完，我就接嘴：“一个历经感情沧桑但很富有的老太太，是吧？”在我想来只有那些悠闲的富人，才会有兴致为自己的前半生、后半生或一生著书立传吧。

“差不多是这样。”老孟说。

“差不多？差多少？难道我说得不对？”

老孟告诉我，让我至少可以与这个人谈一下，凭他对我十多年的了解，我并不缺少听别人说自己故事和自己经历的耐心，何况这是在美国，在这个自我欲望膨胀的社会里，有人向你坦白她的一生，是一种奢华，对一个作家来说，更是不可多得，同时这也更有助于我了解美国社会；他还说，老太太希望找一个女作家来写书。

我有些动心了。

“纽约那么多女作家，你为什么找我呢？”我问老孟。

“我想来想去，这事你来做比较合适，首先是你比较善解人意，电台的工作让你自有一套开导人的办法；其次是，就算事情没有做成，你也不会伤及这位老太太。”

“那么严重吗？”我还是将信将疑的，“不过，我还是感谢你对我的信任。”

“这个老人真的不应该再遭受到任何伤害了，尽管我相信她还是经得住的。”老孟顿了一下，又补充，“你相信我吧，这个人的故事挺让人揪心的。”

听老孟这么说，我就真的想要答应这件事了。老孟说报酬方面的事让我自己与她谈。

是的，当初的我就是怀着这个初衷，既是一项工作，也是一个会有收获的事，怎么样我都不会有任何损失的，何乐而不为呢？

老孟说，他已经把我的手机、家里电话、办公室电话都给了那个人，她会找我的，她的名字叫诺拉(Nora)。

那是第一次听到诺拉的名字。

.....

三月 March

我正式与诺拉见面已是三月的事情了。

初春乍暖,让蜷缩头颈了一个冬天的纽约人,又都精神抖擞起来。纽约常常是这样,外面是严冬,里面是初夏,暖气太足常让纽约人出门时,里外里地将衣服脱脱穿穿,穿穿脱脱。虽然已是三月,纽约早晚的天气还是有些凉气逼人的。那天我出门早,到了午后要见诺拉女士时,我的手上就拿着多穿的毛衣,加上工作的文件夹、采访机等,我就没有空着的手了,因为赶时间,我一路小跑,等我汗淋淋地赶到法拉盛来来喜来登大酒店门口时,已经晚了五分钟。我从手提包里左翻右找地掏手机,刚拨通,就听到一个声音问:“是梅小姐吗?”我忙应着:“是,是是。”可是手机里没声,那声音是从我背后响起来的。我一回头,就见到了她。

“是诺拉?”

“是。”

“真对不起,我来晚了。”我抱歉地拿纸巾擦汗,我那样子一定特别狼狈,因为诺拉一直在说:“不晚,没事的。”

我们握了手,然后坐在饭店里,叫了吃的。

该怎么说呢?虽然我有思想准备,诺拉女士一定是风度气质不错的人,但见到她时还是有些微微的震慑。她的头发是银白色的,自然的波浪在短发的发梢微微地扬起,白皙的皮肤虽已有了细小的皱纹,但依然透着珍珠般的光泽。看得出来她保养得很好,我注意到,当她的披肩从肩上滑下来的时候,她用双手往肩上轻轻提上,那真是一份妙不可言的优雅。她举手投足之间处处透露的那一种知性,那种只有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才会有的风范,这是日积月累的自然流露,也是在短时间内无法仿效的。

她当然有着一双美丽的眼睛,可是她戴着一副金丝边的大眼镜,无法看得清楚。只是当我坐在她的对面,又与她离得那样近时,才能感受那双平静而深远的眼睛里所包含的茫茫然,那茫茫然是平静之后的茫然,那平静又是忧伤后

的平静，在那眼睛深处所透出的一种深意，好像一口流干了水的枯井，没有水了，可水井的全貌都还在。那眼眸除了漠然之外，更有一些坚毅的成分，而这份坚毅正意味着这个女人历经了千辛万苦，千锤百炼。

见到这样气质的女人，我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如果用惯常用的“*It's nice to meet you.*”真是有点傻气。到后来还是她先开口。

“老孟先生已经将我的故事告诉你了吗？”她问。

“他说了一些，但并不具体，只说你被亲人所坑。”

“哼，亲人……”她没有说下去，倒陷入了一阵让我摸不着边际的沉思。我故意转换话题。

“诺拉，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你可真漂亮！”

“我老了，更谈不上漂亮二字了。”她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又用双手提了一下从肩上滑下来的披肩。

“哪里，如果你这样子也叫老，那我现在就想老哩！怎么说呢？几乎所有的人都怕老，大凡老了会变得不如从前了，可是诺拉女士，你是我见过的最有风度气质，又是最漂亮的，你所说的老人。”

我小心翼翼地说出了“老人”两个字。

诺拉笑了，那嘴角洋溢的一丝满足，立刻布满了整个的脸庞，她对我说谢谢，你过奖了。

就是对我说谢谢的这个老人，向我讲述了她近三十年以及近七十年的经历，她的故事不具有代表性，若不是真实地发生，谁都很难以相信，她的故事是群体生活中十分罕见的个例，但她的故事却又都是她实实在在经历的一生。其实，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地受着生活中不同的精神创伤和打击，又或多或少地经历着类似于诺拉女士某个阶段的生活片断，而诺拉却把几乎让她崩溃又让她重生的每一件事都串了起来。在漫长的三十余年间，这些事全都发生在她一个人身上，而这些让人揪心的事又组成了诺拉女士完整的一生，让她现在没有眼泪地活着。

当她叙述这一切时，她是那么地平静，眉宇之间有一种坚毅，将近两个小时的交谈，她未曾流一滴泪。

不记得是哪一本小说上写着，经过了大灾大难，还能流眼泪而活着的人，是一种幸福，如果好好地活着，根本就不会哭了，没有眼泪了，就是一场更大的哀伤，更大的灾难。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只是她再也不愿经历任何的“难”了。

她到底在六十多年间,尤其是近三十余年间都经历了什么呢?

诺拉那天告诉我,在她婚前和婚后也曾有过六七年愉快而幸福的生活,但是她却说自己为此付出了数倍痛苦的代价,只怪她自己太信赖人。她顿了顿一字一句地重复着——是太信赖自己的家人,结果才造成无法弥补的终身憾事,她是这样跌跌撞撞地活到了今天,不明不白地过了一生。

那天临分别时,她交给我几张纸,是她断断续续的一些回忆和讲述。

我答应看了以后,再与她交谈,并且决定是否写这个故事。

临走时,我们拥抱了一下。她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那一刻我觉得她的手好软好软。

四月的一天下午,她来到我所在的公司,可当时我正在直播节目,没有办法与她打招呼,她并没有等我结束工作,而是留下了一个本子,就离开了。

那个本子后来成了我在五年中不停地翻看的重要资料。

.....

六月 June

诺拉女士的那本记载着她一生故事和经历的本子,是打字并装订好的,大约有五万多字,她自己说是她提供给我的基本素材,叫“我的申诉”(My Appeal)。那封面用英文写着:“It's a true & sad story between three sisters of the family.”那意思是:这是一个真实的、伤心的,发生在一个家庭三姐妹之间的故事。那内容是我在四月底的一个周末下午一口气读完的。

那天我长久地说不出话来,难受得要窒息,想着那个美丽端庄的女人曾经的成长,曾经的辉煌,曾经的伤痛以及曾经崩溃的边缘。那是怎样的一种挣扎,使她满含怨恨到渐渐地平静,平静地写下那些文字,而字字句句都像夏日陡降冰雹,再一次冰封她那炽热的心。

她连续受到家人、至亲的伤害、陷害,只是一种偶然吗?只是她个人生活中的一个特例,就算这个世界是不太平的,是充满着尔虞我诈的,也不能将这么多不幸之不幸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呀!所以说,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讲,这种偶然性又不具有代表性了;但是,我们总不能说我们的至亲来伤及到我们的是应该的吧;也

总不能说因为他是我的至亲所以他必然会伤及我吧。尽管当我们每一个人某一天遍体鳞伤时,都会发现伤及我们的人,往往是离我们最近的人或最亲的人或我们将他错当成最亲的人。尽管是这样,我们还是不能一下子将话说绝,将所有的亲情都抹去,仿佛这个世界没有一点亮色,何况世上仍然有那么多幸福的家庭。只是对于诺拉来说,真的是一个接一个发生的事,是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被夺去了托付一生的幸福,又被亲人置于绝境,可是,她最终又鲜亮地活过来了,活过来之后才能那样平静而理智地写道:

自古以来,争名夺利、互相残害,家族、皇室亦不鲜见。几千年宗教的发扬,仍不能征服、减轻人性自私自利、谋财害命、嫉妒、淫欲、贪婪、虚荣的弱点。仁慈的爱心要和“妇人之仁”分清楚。蛇蝎的家人与下流卑鄙的伴侣不如没有,应早日截断。忍一时之痛,绝一生之患。

人生有限,失足成恨,时光不再。人生在世,即便平庸安宁一生,也可告慰自己。试问有多少人对此生有所作为?又有何成就?百年后回首,有多少人感到不虚此生,有所欣慰,长眠地下,又有几许人能舒展心胸,不含恨于九泉!

梦总是有醒来的时候,当人生活在噩梦中,醒来时就是个解脱,也是痛苦的结束。因此也会体验到劫后余生的生命价值。

路要自己走,十字架也要自己肩负。

当我走到生命的尽头,放下十字架,方是我了却今生债缘之时,我会平息而去。但不知此生为何而来!又为谁而来!

噩梦重温,倍伤身心。本人压抑着噩梦连连的情绪,将一生的经历与遭遇公诸世人,希望读者有所借鉴和警惕。我虽受伤害于家人,但我对人对社会仍具有信心(痼疾难改)。社会上不乏好心为善之人。“十步之内,必有芳草”,愿与读者共勉之!

虽然我在当时就不止一次地读到那些文字,到后来又数不清多少次地反复读看那些文字,可是整个五月我却没有见诺拉,原因是这当中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对要为诺拉女士做这件事产生了犹豫。因为就在五月,我发现自己怀孕了,这真是让我喜出望外的事情,可是惊喜之余我也有些许的惆怅,我知道这样一来,我很难胜任为诺拉女士做的这件事了。

在六月一个周末的下午,我们又相约在法拉盛来来喜来登大酒店。

我们坐在我们曾经坐过的老位置上,流光斜影,背景音乐是流水似的钢琴

曲,看着她期待的目光,我竟不知如何启齿我的推却。

我告诉她,说她的故事真让人揪心,之后又小心地补了一句说,诺拉女士,你真让人心疼。我看见她平静如枯的眼眸突然闪亮了一下,她对我说谢谢。因为这不是幻觉,这样的闪亮在后来我与诺拉女士的相处中,又多次地出现过。她还说不必拘泥,就让我叫她诺拉。按理一个小辈对一个长辈说心疼你之类的话有点失分寸,可是那天我却真的不知如何安慰她。

但是望着坐在我对面很期待的她,我还是得开口。

“诺拉,本来我是很愿意帮你完成这个心愿的,我相信以我女性的直觉,我们可以做得很好。”

“我也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她说。

“可是……”我有点支吾。

“怎么了?”她问。

“你觉不觉得我胖了?”我转了个话题。

“还好啦!咦,好像是有一点点。你怎么了?”她很关切。

“我,我怀孕了,已经两个多月了。”

“It's wonderful! You are going to have a baby, I am so happy for you, Congratulations!”她站起身来,绕过桌子,走过来紧紧地拥抱着我!那一刻,我突然泪入眼眶,在母亲去世之后,对于长辈女性的拥抱我已十分陌生,那一刻我依稀重温了母亲的怀抱。

“太好啦!太好啦!我真为你高兴呀!你会把孩子生下来,对不对?”她问。

“是的,9·11之后,我们一直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可是一直也没有,现在,我得把一切都放下……你能理解吗?”我告诉她。

“当然理解。一定要平安地生下来,先别想这件写书的事,好好养着身体,千万要当心……别太累。”她一连许多的叮嘱,让我觉得受到太多的关怀。

那次在餐桌上,我们没有再多谈写书的事,倒是她一再地讲生孩子要怎样当心。

那时,我还不知道,对于诺拉这样一个一生没有怀孕,没有自己的孩子的女人来说,是否也渴望能有自己生命的延续,抑或只是欣喜地为他人生命的延续而庆贺。我想,这对于她来说,应该是一种特别的喜悦吧!

我后来才知道,她不仅是真心地高兴,还有不少实战的经验哩!因为这几十年来,家里人生孩子,她可是忙里忙外见得多了!

从那以后的每个周末,我总能接到诺拉的电话,有时是问候,有时是留言。

虽然我们没有再多谈写书,但是在从 2002 年 6 月以后,我却不知不觉、渐渐地走进了诺拉的生活,走进了一个历经沧桑的女人的内心。她的经历、她的选择、她的无处倾诉的忧伤,她难以抑住的悲恸,她的容忍宽厚之心,甚至她在极度愤怒和无奈下所做的一些可能并非正确的事,都活生生地印在我的脑际。让我无法平静,那时,我就知道自己有一天一定会写下诺拉的故事。

